T2516/7939(2)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諸史品節卷之七　　短長語

趙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憂也。虎將卽禽（禽獸之總名）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决不相鬪矣。今山東之

此人爲趙甚懇切又嘗以身嘗之

語甚激切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

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尚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復趙故地）而離三晉（時韓魏不附故秦不秦而趙合之喜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靣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楚趙美秦之言故俱不救韓）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挈地走秦疾如馬兎）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語助）環中趙矣（視趙如在環中也）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之患三國之交趙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臣之所爲來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

必不出楚王（恐其出而合三晉）卽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連連說急以警動之迫促之）

任意高談肆爲恐嚇漫無忌憚

亦游辞也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飭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

此文最宕蕩鹽鐵論學此

節一作名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肥語甚佳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猶委）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

以後三篇皆戰國語是先秦文體本如此然爲翻敍終王之先輩

世不見也。（言没世無能察此）敵弱者（弱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趙之諸臣）[illegible]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

八句精美

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猶舉賢）行政在於信貴（尊貴者先信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循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公子成再拜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大司徒文）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

大吳作大戎

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爲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言之）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侵掠吾地係累

觀此則主父胸中經略變服亦非草草

子作卿

美句

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

趙文曰。當（猶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敎。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敎。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所言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敎而治。智者作敎。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爲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敎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爲）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敎。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敎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

此等文法凡數見

美句

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施禮於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義句

秀句

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瀕冠之意同

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人皆敗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商君傳法而簡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類此亦間采其數語）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敘事有原委瑣聯實綴純是春秋文字

一段大似國語文

武靈王三篇內余獨愛此篇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難之節）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指胡服）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咨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

辭平氣溫似左氏文

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傅命僕（猶辱）官以煩有司（立傅而令之辱官以煩有司之養）吏之耻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

思謂無所見醜欲其不以王王爲醜也猶曰幸勿見醜勿令溺苦于學是欲

子任（師傅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誦習之末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君）者明其高不倍其孫。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傅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破散步卒他所而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

主父雄才豪氣不在胡兵之下諸臣鮮有留意者知此篇亦甚辯也

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

奇奇

（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按胡服三章多排偶語漢鄒枚終王之文似之）

奇品

此人不著姓名豈有所避忌歟舜聞歟云其情自已見乎此甚大率然矣

通篇皆離人之交而陰結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

言魏有德於趙而趙不報也

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在事趙）也。（無力）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缺）葛薛（抱負言其勢陰成蒿葛薛皆魏邑名）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兌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卽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此下謂以交齊）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謂恐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效之於

言魏用齊所不善之人且由在魏不宜反疑齊也

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此言此士自陳其說魏之劾詘辭塞也）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鬬）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使魏怨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此甘謀之詭譎心之私挾以此得人卒無成功古人講信修睦內修外攘置而不講何可長也

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强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强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猶校）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脅之以威而獨誘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眠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言相與併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通篇皆携人之交而陰結之使悉歸於人德歸於己而又秘之不使人知也）

趙惠文王此時趙强

複品

作論法

蘇代爲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天下自爲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海內之國（負守兢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常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

係陳多節知此揆省自然在目可以代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之俗格

（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令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一云燕楚）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臨）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盖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以過）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則趙自消爍矣。國爍（猶爍）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

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屈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設兩端安然）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猶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言德行未孚於神人則神人必不降祥感德未加於秦韓則秦必不愛趙言愛趙者誤趙也不可信不宜墮其計中

蘇厲爲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結天下心）。且以伐齊。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無以致之故）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轉折变幻）臣竊以事觀之秦豈（秦心事数言系破）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

辯難曲折

言今日之禍與中山之事不同

（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己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微之也）伐韓以貳（猶疑）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擬議秦之爲計必出於此數者）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謂安邑）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脣齒之國也）且物固有勢異（客）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齊之北地。（盡言得地）距沙

言趙患在目前而不慮乃功秦伐齊墮壹崇韓也

說利害處聳動精神

丘而至鉅鹿（趙地）之界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趙也）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爲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逆（趙地）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此上言齊之有德于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

齊事趙是齊之義也是齊之慕趙也趙宜就而收之

孟（言得地盟於器也）屬之雠柞。（相屬伐趙於酧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止秦之伐）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公字誤）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以上言齊德趙之事）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以其有志焉趙閉秦）今乃以邸（抵同當也）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言必其不敢再事王也）令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爲義）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敢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高品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

此爲平易直截之體

言兵雖精寡則易折故須用衆

奇兵能用寡正兵須用衆

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猶迫）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鈎劍頭鐶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劍絕）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圍集）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即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雖衆猶不亟得志）今者齊韓相方（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田單齊人故曰君之齊

奇品

言有欲不驟故易入易曰巽入也非令中絶品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孝成母弟）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言處人母子之間）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亦恐后不能前。盇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最有曲折）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故云）（衛王宮）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露主意在此）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

此處漸說到主意妙不可言

韓子云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

好文字怨
可使悅悲
可使懽

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此下左師言）（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寶）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終竟不說担長安君爲質）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

此閒寫出
秦王心事
宛然

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斷案作結）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

通篇敘事精簡無滲漏似春秋以前文

深似左氏

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効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謂瓶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

靳黈之忠馮亭之智有此二人幸而存韓

詞嚴理正可動人趙不聽眞昏於利睹

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裁同）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

於事國豈無人哉夫之亡人國故使勿聽耳

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爲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秦人語耳）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

僞■泣焉不忍之詞

（辭曰）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白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襍品

樓緩詞浮識偏稱引文伯亦未覩切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

不敢對而又曰不如予之挾詐以一吹八

高品

虞卿魯仲連二人不役世利心清識明天下事如指掌

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言秦力豈止是已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古今主和者率如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

精爽不煩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

論事斬絕數句耳

虞卿陳軫魯連信陵四策士俱正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

與秦易道言賂在趙而不在秦也

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不然）

趙奢料安平君（此段趙惠文王事誤在此）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

纖品

壯哉馬服弗聽弗用天奪其衷何得不制

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常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

有字古又通

馬服子策料安平君如遊其腹中揹盡易見

是車也以下卽事之言

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卽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言安平君必出此）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卽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玩其兵敝秦）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車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割濟東三城五十七邑以與齊而求安平君而所得止於三城輕棄寡取何得不亡當是時趙奢趙豹馮亭靳黈之徒國豈無人）

複品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昭）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

篇內多複語

不厭重句

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重後）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重句）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

高品

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脩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皆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

言秦魏敵也一旦爲帝則以天子臨之以天子之法斮之當是時何可堪也豈不自取稱引齊威王意如此

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重句）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重句）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咨也）而母婢也（指烈王后）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必）然其無足怪（言天子當如此責諸侯）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則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激之）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重激之）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重句）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

天子勢分懸絕能崩臨人若秦為天子亦然

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鑰同關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原失二字）。鄒魯之臣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賵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

無已無厭也

高品

至此然後利害較然

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而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起拜謝此當時人情之常而孟子之言所以不知）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儀秦之易入也）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益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借人言戰國說人皆然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牟）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敎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敎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

言己憎趙少趙必不能得趙人之愛己也

（原自倂）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衆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釜。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楚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

首尾照應

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或爲齊獻書趙王

奇品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名即下尊名實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困）臣也。（章法甚奇）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猶難）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爲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

文甚奇怪韓昌黎嘗用此

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覆說又奇）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材能卑下）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照應不厭重複

言意新奇
譬况迂拙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

司空馬欲以趙之半賂秦計迂而難用故去趙

（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司空馬料趙速亡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

魏

此時去春秋未遠君臣未鑿蘇張未出言詞近正

諸史品節卷之八　短長語四

魏文侯諭西門豹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黧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纖品

六經中治世之文去古未遠先公之訓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罃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公）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葢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强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强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魯周公之後周禮在魯仲尼氏作縉紳萃焉觀魯君所稱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萬世明戒魯君非賢君哉）

讀之悽然有餘感惕然為戒樂為悲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

從人爲是固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張儀以連衡說魏

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織品

二事反一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爲知能也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以爲智以爲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

此數言亦切事情

此雖爲魏信而言要之至計不外

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應）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應）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强）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

奇品

文散碎而因曲非蘇家不能爲此語

齊秦猜合之語

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蘇代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齊使）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齊閔）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

用伐宋之策於魏

此文变化轉折盤旋往返如游龍不測蘇家手段

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代自言）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擯）秦。其次堅約而詳（佯通）講。與國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魏。魏冉明孰是（言憂此明且熟）故有爲（辟、臣之謀、）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爲魏傷秦之人亦不敢）

代言如此謀臣皆畏秦而不同與不足以共圖事

此代自任

（顯明爲之恐秦先覺）天下不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黌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是賣與國矣）天下不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若爲與國所劫出於不得已之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言與國以擯秦爲不可則先畔去而交秦以自重）如是人者黌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卽上三事）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必爲秦所伐則誓鬭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己之會安無令天

代言合燕齊以伐秦人之所難而已獨爲之

歷叙爲之苦處

下黌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已惟也兵之爲安無令天下賣主以合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言欲爲魏合燕齊以伐秦而已爲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冣周韓餘爲徒（與爲徒友）從而下之（猶折節下上之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之（扮當作拚拚棄）

代自道忠魏曲爲道地

果決也

（巳身爲之）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秦交）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傳之諸國）次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奉陽君韓餘爲旣和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揄揚也）天下之語。（一作語之）而以齊爲上交。（蓋詐）兵（齊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三句結上苦心爲魏）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妙品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王以三乘

寫事之盡

妙品

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有懼意）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侯樓緩入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

妙甚

奇品

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諭王也甚明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訴哉蓋期之所効者事而訴之所諭者理庸主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諭也微二臣者釐其爲楚懷與）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古今絶少奇文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一本無矣字　矣衍）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一本無矣字　矣衍）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韓鄭古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盎嘗喪地於韓）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

逶迤從楚趙衛齊說到魏來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聠）秦必不爲也（趙奢敗秦於此）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文字）不敢也。（[illegible]）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補語）衛與齊矣（衛齊）

（皆在三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至此方露出魏字）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垝（當作延）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附庸）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涉澗澗接宛而力）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委曲）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併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言都絳安邑時）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秦伐林鄉）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想應）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重前提省）（再提前句）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呼應）無周韓以閒之去

再提前句為前句離遠故再提呼醒之也再提呼醒之則本意愈明

信陵君高識遠計非奇辭不足以發之此無忌手筆也識奇文亦奇六國人材如此

大梁百里禍（言急激）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擿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質（約也）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秦欲無窮）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

奇句奇章古今未覩

總結

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甯使道已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特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征商賈）是魏重質（贅）猶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結案）（衛時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照應）必危安陵必易（可讀）（言不難取）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信陵之言深功）

（綜練識天下之大勢）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一句讀）至縮高之所。復（致命）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

策大類左氏子產答韓宣子買環晉文公伐原荀吳伐鼓

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於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秦事從容）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臣）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卽全已之意）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蘇秦以合從說韓

韓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

之衡人柴詈二人之鹿覆何足執信

韓卒超足而射（舉蹶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

衡人之口朝吻暮吼吹霜噴暑不足爲凭

張儀爲秦連横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謂徒跣）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頤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蹶出）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

倖言無忌

吳氏曰蘇秦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故秦獨蒙惡声

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

陽侯古諸侯溺水死其神能爲大波

地則王之國分矣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辨治也）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蘇代爲韓說秦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

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而圖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

燕

燕之權在大臣代初見便稱其群臣下吏比揣摩之術也趙王惡奉陽君之事蘇秦初見即短之

蘇代爲燕謀齊（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開口恍澤）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王也。（觀臣知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王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揚言欲親齊趙）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牌之薄者甲用韋爲之）妻自組甲絣。（編組穿甲之繩）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

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知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一作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已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

切中事機

言齊敝可取

（有餘不盡）

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接上起下之法）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

前後多複語

見齊王或是爲燕謀齊

不與。（在內亂而不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猶連）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功）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詘指作屈已

郭隗說燕昭王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跔籍。（跳躍蹈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自比死馬亦太售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

秦作趙

奇品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功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或）肥（亦大）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齊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苛）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

警激之

利誘之

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并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强）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且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

此蘇代爲燕設報齊之謀也其計在僞尊齊而擯秦激秦之怒然後約秦而攻齊弄齊秦於股掌上弟三人一手也

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昔秦而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秦秦挾賓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賓秦秦挾賓以待破賓即擯一本賓客二客字誤）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聚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代設言）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

妙妙

（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此代設爲激秦之語）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照應）（[illegible]）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氏兄弟不信於天下獨爲燕尾生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

未知其心故嘗之

敍事究曲周匝

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失）周室之土（土地燕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飭）戟砥劍登丘東嚮

不得二字乃除音也下語最妙

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間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蹪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仕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

欲其不聽左右之讒也

此篇游詞迭出辯而浮詐

奉陽君趙相李兌也

欲以此言告齊以恐奉陽君

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蘇代爲燕紛齊趙

蘇代謂奉陽君（李兌）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反覆之甚）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諱爲一之言）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与一作令）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取言與之合）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

人雖告奉陽君不聽故曰王勿患也

此輩奉陽君怒齊不信見齊趙已相惡

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奉陽君以請於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以甲守齊子）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爲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爲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也（亂）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二皆趙人）曰（此下代稱奉陽之言）齊王使公王（齊人）命兌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

代欲爲燕報齊孫齊之黨故欲紛齊趙齊趙既惡然後合趙以攻齊其謀忠矣然淳詐反覆終非碩啚不能成大功卒讓樂毅

妙品

章法妙

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順也甚於其父）始與蘇子爲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以代爲賢與之並愛）已矣吾無齊矣。（言與齊絕）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下代自言）如齊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爲小人）因是而倍之（齊囙此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譖之）故獻御書而行。（獻符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猶責）於臣齊有不善

心慫識寬漫無定涯故能盡吐如平交又知昭王可盡故無留詞太軟曲太思仰自道在齊之功皆忠於謀燕也

（謂惡）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猶貰）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猶言累卵）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刻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今王信田伐與

參去疾之言。（三人詐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使斉如犬馬制於人又不泄燕之謀）令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同釋）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釋事臣。苟得見則盈願。（樂毅至燕在昭王十七年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其蘇代間齊勸之伐宋驕其兵罷其師激秦紛趙皆在樂毅之前先為之地則燕之報齊代有力焉雖其浮詐反覆然於諸侯性情地里險要持勢利害抵掌而談動中儀的而又濟以文辭之奇妙蓋非揣摩不深非簡練不精非苦心不工非窮愁不發皆自甕牖繩樞壟上來）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循止）燕王曰。楚得枳而國

希品

古今絶少之文可謂希品無上上品

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喻易）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章法異常

繇（音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斷絶）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封封陵冀冀邑皆魏境）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

秦召燕昭王。昭王欲往。蘇代約書但見秦之徧欺天下諸侯。並無一言及昭王而入後秦之禍自見此亦文之最傑異者也

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于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子）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連兵相續）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

天下地名險要卽如足跡耳目歷正指凡不出戶知天下非素揣摩不能有此

陽。（並趙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贏謂勝）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即上云困以爲罪）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繡母不能知勇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二地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

此槩訊切群臣不專指燕以此爲一篇結案奇哉奇哉

如白起樂毅之徒皆才高而心細觀其應對詞氣從容條理可觀

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樂毅去燕適趙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

謝辭亦溫著

長句

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鑕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

麗品

謂其語稍騁也

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書中多是說此二句）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所學與篇末奉教君子相應）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

敘勝齊之事甚從容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

敘勝齊之功

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磿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墜）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重句應前）故受命而弗辭（又起）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

敘昭王遺教可法。文有並起並落者鏗然合韻玉潤雙流此先秦体裁無意穩練自協宮商也蓋自主父胡服已先鞭追鄒陽上書爲故調

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一句三十四字長句）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豫順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一句止此）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説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説）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悽惋感慨所謂長歌之悲過於慟哭）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即所謂乘）

麗品謂其語稍駢也書詞亞易疎暢婉曲可誦似後世語

燕之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此蓋明其不輔趙以攻燕）（敝辭惠王之疑也以戰國反覆之世而有如毅觀其）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書詞條達婉麗）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亚）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

偶詞相比皆不煩繩削而音響自然逕調雙流如彼珩珮此先秦文體上品

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問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天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猶棄）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可耳）臣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慝不善於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詞雖深厚庶幾悔過之意而喜自膺窮不足以回賢者之心

中山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

總品

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諸史品節卷之八

諸史品節卷之又八

春秋戰國至後秦雜記

晚周文

此段出隨巢子

此周公定洛之事要分王城在何處城周在何處王城即洛邑也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日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小人在位賢人在野）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

璨列國之珍四面始簇走馬而觀之溫心開神歸之一羽

易毋（平易）固（險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音瞻）有河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即王城郟鄏是也）

周太史儋（儋即老子李耳）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按周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是始合也及秦襄公始列爲諸侯是別之也自秦別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霸王謂始皇也自周以邑入秦至始皇初立政由太后至九年誅嫪毐正十七年、）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我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左手如距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又越絕書曰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嬰兒、）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言不以其善而且停息息止也）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息猶棄言并棄前射）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

逆旅之人來告皆天幸也

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無出　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衞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封師尚父於齊營丘（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盖太公之卒百

此段與家語同

有餘年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　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

此絕代之文雖西京亦不能爲此蓋盛周莊雅西京簡逸皆未有此法慶維晚周列國能爲之李斯諫逐客書亦似之

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衞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射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字法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雋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綪縈也收繩索綪也接繳絲繩擊弋射鳥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好弋則又有奇計）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以石傳弋繳曰碆碆音波傳音付）射噣（音晝）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爲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𧙕（三國齊趙燕也）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

妙處在藏至巧於大拙寓清肅於紛拏長短錯綜頭緒森然

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反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重說起）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皆說鳥勢）秦爲大鳥負海內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字法句法）膺擊韓魏垂頭（字妙）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字妙）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怨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弒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

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言周王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也）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三川兩周之地韓多有之言厚韓也）方城之外（言楚取兩周則韓強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爲兵而自利於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譬楚伐周收祭器其猶麋鹿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子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

則兵至矣　范蠡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王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

摸寫長子寒儉不忍態狀

生長勤劳緩急可用然可用之中有不用此中貴有大識富翁不知也

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古者有毋平子子權毋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弃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

紈綺子弟不知家業所從來蕩盡乃已不可用也不用之中有大用

生難故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固爲其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利害在目前而不知知而不斷焉得不敗

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冀功勳者衆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於馬陵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璽者丞相璽也欲璽者欲得相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

此雖爲免死之詞實教以市地之計

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柰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

設秦以殺痤之計移於信陵君恐之也

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時衰耗而作奢侈）

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鯫申差於濁澤（修魚地名鯫申差二將名）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公仲韓相國名侈）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

陳軫計實張儀計虛軫當在張儀之上

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警戒也）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言韓王信楚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必不爲鴈行以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複詞不減一字）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言死助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止不令西之秦）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

（利害在目前而楚不懼焉得不敗）

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書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以爪持也）醳之愉者。（醳音釋）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

隱語妙

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鏬。（昔久舊也幹弓幹也、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疏鏬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

騶忌淳于髡俱辨士而才情相似故相射如絢

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齊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之。天

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衞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衞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淮北徐泗也東國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陶定陶平陸兖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

齊不借趙粟亡形已具何待松耶相耶

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

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皋狼故云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曰乘兩曰匹取八駿品其力使均馴）與桃林（夸父之山北有林林名曰桃林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之乘獻周穆王也）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造父取八駿品其色齊其力分使馴調也並四曰乘並兩曰匹）繆王

欲知飛廉惡來及造父皆秦趙之祖故錄其系。

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鵠倉御所棄卵以歸覆煖之遂成小兒生偃王故宮人聞之更收養之及長襲爲徐君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后倉也）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謂當時即記錄）

（書之於籍也）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川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卽姓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於翟（武靈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樓煩楡中是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襄子）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

常山寶符

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

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岥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夏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盋北方之險亦天下之阻路所以分別內外也）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枓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爲摩笄之山。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

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令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逌音由氣行貌寬緩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使賜相國衣二襲　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

主人有大志而爲愛惡所移繼嗣不定卒致大禍

李兌肥義

強腴之文莊哉犀哉

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主父認地　有大志）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

忠壯勇敢強力之文

晚周諸士辭文而意腴纖醲不竭沛若有餘至初漢則精悍矣盛漢司馬

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韻語）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

遷等則簡逸矣再變而中漢則訓詁矣稱詩書說究異矣聲葉甘美妍妙溫恬晚周之文也

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

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禍從此始矣）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

總括

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此後乃是仲尼世家

孔子適周見老子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

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守山川之祀者爲神、謂諸侯也、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爲公侯。（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眞爲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駰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爲武康縣、今屬吳興郡）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故敗可以出走也）盖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歛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

要盟

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

伐蒲

學琴

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作春秋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初田嬰（孟嘗之父）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者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

此少長必董子時也

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　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王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

馮驩侯生毛遂毛公薛公此皆腹心之士坐卧必俱古之得士者資其計策而已

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

言敢不奉教焉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

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矣。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戰死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

先設虛詞兩端以待其間而實之也

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先虛後實則文有頓挫

信陵君事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

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邪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

侯生教公子竊符一計殺晉鄙二計千金易此數言

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嚄唶宿將　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

公子之賢在能聽言故能出而動中機會

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秦數使反間

公子交此兩人卒得此數言之力侯生毛公薛公皆以口舌計策報公子然皆國之所以存亡天下大計何啻汗馬

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果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

昏耄之人
禍在目前
不見

莫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　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萬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魏齊非上士虞卿亦自輕豈信陵君之下士而不知魏齊乎吾於無忌之難見也無譏矣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

秦昭王激勵應侯

蔡澤抵隙

秦欲以十五城易趙璧

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人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乃今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

（藺相如一舍人耳教繆賢奇見趙奢一田部吏耳以法語治于平原君家二事皆足以觀人）

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

（賢哉奢也賢哉母也）

（寫出大將之嚴断）

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

孫武子

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

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音拳）救鬭者不搏撠（音戟）批亢（音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

謂解紛救鬪不在手搏但扼其吭而擣其虛使彼形格勢禁而不得措手則自救不暇而紛自解耳

（十萬竈減至二萬此所謂軍半至也因其有此軍法而爲減竈之計所謂）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因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

（因勢而道之使彼疑也）

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

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吾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

當是時昭王卒鞅似有禍機之萌故詞遜

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

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

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

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士可翹足而待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

此段曲折頓挫無限妙處此皆儀秦所爲

儀感其德姑以緩趙報秦

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古字少假借耳）

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愛其社稷哉恐一旦忘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

召平說蕭何亦倣此意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

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能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超距猶挑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詳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三不可知激其報恩然文辭感慨刺心如何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

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記先秦精微簡潔有似魯史舊文此亦必其本国史也

諸史品節卷之九

後秦國史

始皇（記後秦精奇奥实與諸家不同必其本國史也）

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壁邊覔反言成蟜自殺壁壘之内）卒

屯留蒲鶮反。戮其屍。（謂成蟜爲將軍而反、秦兵擊之、而蟜壁於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三邑之反卒、雖死猶皆戮其屍、鶮古鶴字）河魚大上。（謂河水溢、魚大上平地、亦言遭水害也、劉向所謂豕蟲之孽、明年嫪毐誅、魚陰類、小人象）輕車重馬東就食。（言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卽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說苑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齊客茅焦、願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告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焦、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士、有桀紂之治、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活地志云、茅焦、滄州人也）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也、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中秦王爲人故詳之）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言王翦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佐史什中惟擇二人從軍耳

數句括盡二人罪狀遒簡無比此豈漢人可及

而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楊。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言王翦爲將、軍中皆歸斗食以下無功佐史、什中唯擇二人令從軍耳、）取鄴安陽。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被不韋飲鴆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於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臨哭也）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若是秦人不哭臨不韋者、不奪官爵、亦遷移於房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謂籍沒其一門、皆爲徒隸、後並視此、此爲常、籍錄其子孫、禁不得仕宦、）秦初并天下。令

六國罪案別見此復重敘者文氣非此不接續耳

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

凡此皆天所以開萬世帝王一統之治而假手於始皇非偶然也

始皇定數字簡斷出羣臣之上遂定萬世之號

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㠯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號曰皇帝。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水數六故以六爲名）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此便是滅亡之兆）然後合五德之數。（水主陰陰刑殺放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此亦天所以開萬世之因革而扣議於李斯此古今宇宙之分也

數言見雄武帝王口氣

敘事簡古似詩書

複道周閣相屬

表河表汧

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英雄記云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至董卓而銅人毀也）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門北戶以向日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謂靈夏勝等州之北、黃河陰山在朔州北塞外、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廟記云、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長楊五柞、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地木衣[illegible]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遍也）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三輔舊事云、始皇表河以為秦東門表汧以為秦西門表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于天）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回中宮在雍州西四十里言始皇欲西巡隴西之北、從咸陽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回中宮）作信宮渭南。

甬道

馳道

封祠祀

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築垣墻如街巷謂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賈山傳曰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濵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廻二千里多芝草王石長津甘泉仙人室又有地獄六曰鬼神之府從西上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考謫之府）立石封祠祀（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積土爲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爲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

立石刻文別見

皆韻語長短不同奇哉

梁父（禪闢廣土地除地爲墠）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漢書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曾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臨之患且至風輙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怒其風波也

嘉平

周曰大蜡亦曰臘左氏曰虞不臘矣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殷號也道書茅濛字初成今此云茅濛初成者爲神仙之道其意失也）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

逋亡人贅壻　賈人　陸梁地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爲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守五嶺）五十萬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山名、在五原北、兩山相對若闕甚高故言高闕）陶山北假中（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築亭鄣㠯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卽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爲三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

初縣

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靑臣（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内。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

李斯倡爲此言足以死矣

議則邪詭而文則道美

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兩層）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

文甚壯美

燒詩書

除道

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以言語代敘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

塹山堙谷直通之

周馳爲閣道

敍事雄壯精神

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旦號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謂爲復道渡渭屬咸陽象天文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

寫荊蜀地材

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説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惔。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

各案署不移徙

二生相語盡始皇罪狀

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

兼方

衡石量書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言秦施法不得兼方者令民之有方伎不得兼兩齊試不驗輒賜死言法酷）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表牋奏請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休息）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

阬儒生

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

星墜爲石

江神

滈池君

今年祖龍死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水經注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北城枕渭濵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之將亡也江神送璧於華陰平舒道即其處也）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

此皆秦國史原文

使御府視璧

敘事謹嚴太史公韓退之柳子厚遊泳之又每用此法

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蓋在餘杭也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中有刻石文）還過

始皇病

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古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細敘見始皇之愚）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

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字衍）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

此一句見太史公分析國史而爲列傳也

敘卒葬及美中事愈覺精神乃秦史舊文也

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三重之泉言至水也）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言冢內作宮觀及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滿冢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

爲燭（人與魚二物之膏也）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滚雜）卽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此爲班椽手筆爲在秦紀故屬之西京品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及賈誼言答之）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周曆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爲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伐木言漢不合卽代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之間也此論者之辭）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蓋疑辭疑得聖人之威靈河神之圖錄）據狼（二星）狐（二星）蹈參伐佐攻驅除（狼狐主弓矢星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狐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之稱始皇始皇既

殺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音綰）玉冠佩華紱（音拂）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去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謂子嬰）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何以不名賢之也謂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

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焚書議

李斯十篇有三體議一勒石二上書三議欲斬斷勒石欲簡奥上書欲舒暢斯文辭當爲秦氏祭酒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泰山石　其二

三句爲韻

刻石凡七文辭典飭李斯之筆始皇所立

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廵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

琅邪立石 其三

奥衍閎深此石更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

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之罘立石 其四

三句爲韻

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

東觀立石 其五

三句爲韻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息協奇怡）。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刻碣石　其六

三句爲韻

三句爲韻

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頌　其七

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守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失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鄒嶧山刻石　其八

三句爲韻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世不久。滅六暴强。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

大沉久湫河神也秦共楚詛于河神後楚倍詛盟復告于神勸石以聲楚罪

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延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除滅。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詛楚文久湫（久讀作故）其九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顯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淫泆耽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刺。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卹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郢（音皇）及鄔（音於）長親。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脫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輪

金石之文崛君詰盤重如鼇鼇終古賞觀

（讀作鞹）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大沉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上聲）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妙品

李斯（楚上蔡人）逐客書　其十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先提一句）昔繆公求士（開口就見本意）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衛人）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前世所用之人今世所御之寶皆取諸他國字字不脫本意

以上言客不產於秦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魏人）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魏人）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一句結）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

以上言寶不產於秦

馳騁跌宕復語甚多然呼吸變幻任意所之而亦不出於環中所以爲奇

之馬（纖離蒲稍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

結

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

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四句通結上）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勸行督責

（開口就露本意後方鋪張）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循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狥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狥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狥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狥人。則己賤而人貴。故狥人者賤。而人所狥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

二世放傲稱引韓子李斯從臾亦曰韓子滅死其軀摹效其書韓非李斯勢不俱居

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狥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格、彊悍也虜、奴隷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助語字妙）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尋常以言其少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峭峻則難登、平塹則易涉）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

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

（凡稱楚皆曰荊避莊襄王諱也益知太史公所採皆國史舊文）

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王翦

荊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弃寡人乎。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妙貧乎。王翦曰。爲妙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鄕。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安之不疑也）。始皇大笑。

（請田宅欲使不疑委心樂用）

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麄）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蒙恬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虵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蒙毅既出斯高得成其謀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

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

恬兄弟尚不死其勢足以定亂誅斯高廢胡亥立子嬰此可爲者緣未的知沙丘詐僞之事故不敢動

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恬拘囚被繫尚未知斯高謀亂之事

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呑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進者會禮之錢字本作賮蕭何爲功曹主賦歛禮錢也

謁謂以札書姓名如今之通刺矣

諸史品節卷之十

初漢文

高祖（楚漢春秋漢太中大夫陸賈所作記高祖項羽當時王侯將相及說惠文間事今行世者是也太史公採之舉其全文不用穿剔故直名曰楚漢春秋令觀者知其爲楚漢舊文也）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

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不欲言）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

呂公女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漢書作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謂陳涉）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宛南陽之縣也）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

以後論功竟未見陳恢何也

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晩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韓信至計

韓信亦亡蕭何追及之

袁生至計

以後論功行賞袁生鄭忠安在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晩也如此

彭越大破楚軍項羽又東擊彭越此左氏所謂疲于奔命也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鄭忠至計

彭越復擊破楚軍下梁地十餘城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二人韓信將縱兵擊項羽）楚兵

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爲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

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秦形勝之國（得形勢之勝便者）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以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悲涕將終之兆）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惠帝（惠帝事史記所不載漢書雜採實錄更詳詔書尤爲古樸）

太子即皇帝位。賜民爵一級。中郎（省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外郎（散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賜爵之差也）宦官尚食（尚主也）比郎中。謁者執楯執

（帝初嗣位爲恩澤也）

盜械凡有罪着械皆稱盜械不專主迯亡也

功臣之後宜施德惠故有罪從其輕

戟武士騶比外郎。（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以上太子之官也）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若今曹史書佐）五千。視作斥上者。（壙上也開土作壙）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一氣貫下）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上造（爵滿十大）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玄孫之子為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四歲刑）皆耐為鬼薪白粲。（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

絕倡

不揩年月一滾敘去

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謂不加肉刑髡鬄也老幼有犯皆從輕也）

項羽（此傳英精晃盪踈通屈曲信非陸賈不能為也項羽宜入傳不宜立紀緣陸氏記楚漢此兩人錯綜成文難以分析故太史公因之次於高祖之後）

提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勞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英雄本色）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按逮訓及）

此後更不用歲月紀事

（謂有罪相連及爲櫟陽縣所逮錄也故漢史制獄有逮捕）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

豪傑所見略同遇險人卽莫與道機濟也是時豪傑並起州縣吏人人莫必其命

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

邵平能權變善托身

自言於梁。梁（枚）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徇略也）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二世之二年正月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東陽縣屬下邳廣陵以兵威服之曰下）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蒼頭特起言與衆異也魏有蒼頭二十萬特起猶言新起也按爲蒼頭軍特起欲立陳嬰爲王）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

爲楚王。（景駒楚族）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屬山陽）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走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居鄛縣在盧江郡）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南方老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披左氏以畀楚丹下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蠭起猶言蠭午也衆蠭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凡物交橫爲午言蜂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蜂午雜沓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簡語）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

田榮不助項梁自失強援

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復說）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

懷王始則遣沛公入關繼欲如約今又以羽爲次將羽之恨深矣懷王之禍兆矣

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

宋義策項梁必敗而身自蹈之不見目睫也

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言蝱之搏牛本不擬破其上之蟣蝨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相齊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

此等處有一唱三嘆之味

轉説轉精神

上將軍（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在宮垣之內兵衞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

陳餘雖兵少畏秦然書辭甚善亦足以喪章邯之氣分故趙之功張耳不宜獨望

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

陳餘書至章邯狐疑乘其狐疑而擊之故勝

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三戶地名在梁淇西）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二世三年七月也）（餘味）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見籍分布有法）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

項羽失天下黥布不得良死皆在此一舉

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在弘農縣衡山嶺今移在穀城顔師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在新豐）沛公兵十餘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

陝

臨難又遇一項伯此真天助

事當與踈者亦褻事相敗褻者亦害

敘問答處使百世之下如目見之

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名纏字伯侯封射陽侯）（略）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柰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

寫出景象如畫

草次急難相親

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

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
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
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
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
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
（詳悉）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
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

（敘樊噲事甚壯委曲細密中見之）

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
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
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
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
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危如一線）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
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
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

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謂長跪）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

細敘

妙

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

此處項王亦有君人之度

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脫身逃還其軍）項

楚漢春秋楊子法言說者是蔡生漢書說者是韓生

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音虛其反嘆恨發聲之辭）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果）項

王聞之亨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羽大恨）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兵初起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軍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以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

最錯綜却又整齊

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常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在長安東名桃林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

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六縣古國皐陶之後）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彭城爲西楚）

項王末年
高祖五年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騅駿馬也後已賜亭長獨虞姬未有下落羽謂亭長曰此馬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則虞姬必就刃不宜棄之而潰圍以走

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大數當上頭頭撞翹）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

此處模寫項王勇悍如神雖死不什然終是一將之材

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期遇山東分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羽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

里（言人馬俱驚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在牛渚晉初屬臨淮即和州烏江縣是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以故人故難視斫之故背之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汝德（爲汝德謂爲汝作功德於漢也）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

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

韓王信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間去聲私也）上賜信書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

田儋

田儋者狄人也（今樂安臨濟縣）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

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

項梁有德於田榮

田榮失策在此

懷王婦人小仁遂失田橫兄弟

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

田榮不宜背項梁

斬手。蹙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齮齕猶齚齧）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

齊三王不量力而與抗宜其不終也畔之者畔項王也橫反擊項王者因人心也

齊。亝（亝與齊同）王田榮兵敗走平原。（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假走楚楚殺之）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泰山嬴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四馬下足爲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尸鄉在偃師。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

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號爲雋永書名也）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一唱三嘆感慨無已）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嘆畫人不知畫此也）

小斷不說田橫而旁及蒯通又波及安期生又恨無善畫者其慕惜橫也甚矣奇哉妙哉

陳涉

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

帝王發跡皆由草野何傷而畏惡談人宜其亡也

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草野接飾氣）乃置（數音踈主反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不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頤者助聲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談談深也）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孔叢子陳勝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陳王以朱房爲中

帝王首事宜權變寬容如此苛急焉成大事

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卽驗問不往下吏也）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諸史品節卷之十一　　初漢文

張耳陳餘（兩人錯綜成文條理自別蓋雜採楚漢春秋文氣大似陸賈）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云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

此已識二人成敗

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黄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

陳涉自立爲楚王

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

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倳音裁）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

蒯通說武臣

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掠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應前少年殺君）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

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illegible]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無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

武臣王趙

韓廣王燕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厮賤者也公羊傳曰厮役扈養韋昭曰折薪爲厮炊烹爲養以辭相告爲謝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武臣既死此兩人豈不自王而王他人厮養卒之言雖以激燕將要之事勢亦如此故能動聽

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欲其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請益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

此項羽鉅鹿之戰兩傳並精神

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

陳餘擁數萬不敢擊秦五千人焉能當秦軍此紅爐點雪耳兩人相激宜死五千人何罪

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

敘次愈覺精神此古今敘事絕筆

張耳先負陳餘

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魚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雅素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屬勃海）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

陳餘擊走張耳

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羽既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王秦方圍張邯廢耳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淮陰侯韓信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以水擊絮爲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如言公子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當衆辱之）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典客也楚官名）坐法當斬其輩十

自古豪傑必經大難張蒼亦然張蒼已報王陵韓信獨未見加意滕公何故豈自諱耶

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

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廢不收也伏也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一失）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二失）而以親愛王諸侯（三失）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用陳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謂爲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省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

虜魏豹

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抽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

廣武君計策分明高出韓信一頭

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説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善將將不測）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隙湯傳喋血萬里之外殺人血流滂沱也）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

成安君處亂世不宜認真卒以此敗

廣武君策用不用韓信已先有間諜探知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

背水陣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依山自覆蔽楚漢春秋作卑山）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飱食謂立駐傳飱食待破趙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

此淮陰用兵最得意處發揮意見精神

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効致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白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

二策持重審密皆出淮陰之上但成安君不用以敗趙韓信用之以服燕是故聽與計未可先後也

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褕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恐滅亡不久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

廣武君能使韓信畏服必非凡將

廣武君以後不再見此淮陰忌而不薦也淮陰既心燕其計矣又用其計服燕齊矣何爲不薦女無美惡入宮見妬

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

李左車居身用兵智謀皆在淮陰之上意其況深自全不犯患也

漢王善將將處兩人之跡不能當漢王之權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忘此兩人不特是也冤哉酈生五百人海島何罪

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皋楚又復擊圍之六月漢王出城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

此似李左車策成安君龍且二人皆愚將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散地則無戰項羽倨直麾下皆愚淺

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濰水出瑯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漢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雲夢之禽種禍于此

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賫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

佳品雄奇

佳品春容大文讀之不覺舞

祥。雖死不易。幸爲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相士之常調）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乃正色）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

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折衂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皋。（於城皋傷胸也）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

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

辯士之言分三段首言三分鼎足之利次言交游之不終三言功高難處聽之傷心刺骨鐵心亦碎

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居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殉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

以後卒如蒯通之言如此而再三不動者天助漢不佑齊也

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案漢書及戰国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

妙

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至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爲趙相国將兵）

（守代）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楚漢春秋云謝公也）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

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

（假王鎮齊、失期垓下、有此二恨、尚猶不省、區區繫戀不能去、悲夫）

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黥布彭越。三君。其雄武葢世。包楚漢而騰奮。固高祖之所畏。而不能一日安寢者也。使其不死。漢未可知。雖高祖不能當。而況於繼世乎。將日夜求其過而殲之。不俟其反形矣。敵國盡。謀臣亡。誠

不堪也然則三君如何而可高祖如何而可辭國釋兵而留侍幃幄三君不能也卽能高祖猶不釋也亡其踰湖入海乎意三君與高祖固不可同世矣當是時也非有伊周之忠湯武之聖何能免於相繼而誅乎

信越失期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卽固始也）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愚按此二子所以種禍也雲夢之事兆矣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之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罪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污王為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

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耶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

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